

# 江淹文集版本源流考

郑虹霓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自宋以后, 江淹文集的版本日趋复杂, 理清其版本实为必要。本文从历代书目及有关文献入手, 作了探讨。依其源流和编排情况, 将江淹文集自宋迄今的主要版本, 分为两个系统: 即宋本系统和整理本系统。每个系统内部, 以时间为序, 对诸版本的授受源流、钞刻时代、篇目增删以及版本特点进行了说明, 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优劣异同。

**关键词:** 江淹; 文集; 版本; 源流

**中图分类号:** G2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7)06-0062-09

江淹(444-505), 字文通, 南朝著名文学家, 原籍济阳考城(今属河南省)。少孤贫, “不事章句之学, 留情于文章”, 后历仕宋、齐、梁三朝, 卒官金紫光禄大夫, 封醴陵伯。《南史》、《梁书》均有传。江淹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和赋两个方面, 其佳者, 往往能准确传达其早年仕途坎坷的生活和意绪,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恨赋》、《别赋》与《杂体诗》三十首。《恨》、《别》二赋选择典型场景, 将人生最普遍的情感摹写得凄恻婉转、动人心魄。《杂体诗》兼擅众体, 寓批评于模拟之中, 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皆有深远影响。同时, 其留下的大量章、表、诏、书等应用文亦间有可观者。

江淹生前就亲自编定了文集, 《梁书·江淹传》说他“凡所著述百余篇, 自撰为前后集”。《隋书·经籍志》著录: “《江淹集》九卷, 《江淹后集》十卷”<sup>①</sup>, 小注“梁二十卷”。“梁二十卷”, 可能是梁代所存前后两集的合编本。《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前集十卷、后集十卷, 可见江淹手编前后两集一直流传到唐代。宋代的公私书目都只著录十卷, 宋原本今已失传, 我们所能见到的是《四部丛刊》影印的明翻宋十卷本(简称“丛刊本”)。

江集的卷数在各种版本、著录中常有不同, 但大多作十卷。

《隋志》“九”字或有误。俞绍初、张亚新先生《江文通集校注》在前言中说此“九卷”, “疑即前集而佚去序目一卷”。

收稿日期: 2007-04-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江文通集》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郑虹霓(1974-), 女, 安徽六安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阜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

这个集子中有一篇《自序》, 说: “自少及长, 未尝著书, 唯集十卷”, 考此文, 称己官职止于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 称萧道成用谥号“高皇帝”, 可见此文写作时间当在齐高帝建元四年(482)末<sup>②</sup>。也就是说, 江淹三十九岁时撰成了一个十卷集, 可能即所谓“前集”, 而此后的诗文大概编入了后集。从刊本所收诗文凡有确切写作年代可考的, 绝大部分是在永明元年之前, 因此, 宋代流行的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前集”, 至于“后集”则大概早已亡佚。正因如此, 乃有后世人们拾补佚文, 以求完璧的努力。

自宋以后, 江淹文集的版本日趋复杂, 流传中时有舛讹, 文章或增或删, 异文也很多, 因而理清其版本实为必要。本文试从历代书目及有关文献入手, 作一些探讨。

从书目著录来看, 江淹文集的版本自宋迄今有近二十种, 依其源流和编排情况大体可分两个系统: 一是直接从宋本而来, 或转抄, 或翻刻, 或按文体截其一部分刊刻, 或虽有补遗而不打乱原有秩序, 包括翻宋本、薛应旂《六朝诗集》本、新安汪刻本和宣城梅刻本、胡注本等。另一系统则是按照某一标准对流传下来的江淹作品进行了重新整理, 完全打乱原有的编排, 包括《诗纪》本、《七十二家集》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八云: “考《传》(《自序》)中所序官阶, 止于中书侍郎, 以校史传, 正当建元之初。”认为前集编成于建元初年(479)。俞绍初先生《江淹年谱》, 根据《自序》中已称道成谥号(按: 《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 “壬戌, 上崩于临光殿, 年五十六, 四月庚寅, 上谥曰‘太祖高皇帝’”), 推断前集必撰成于建元四年四月之后, 辨四库馆臣之非。又考证该集中所载《褚侍中为征北长史诏》作于永明元年正月, 知其时江淹犹在中书省掌诏册, 尚未迁骁骑将军。所以得出结论: 此文写于齐高帝建元四年末。

本、《百三家集》本、梁宾刻本和江昉刻本等。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系统。

### 一、翻宋本

《四部丛刊》影印的明翻宋本《江文通集》，十卷，版式：半页十行十八字，首二卷为赋，三、四卷为诗，余六卷为文。文的部分，先列《袁友人传》等为自己而作之文，后列代人所作之应用文，内部不分小类，目录部分漏载卷一的《灵丘竹赋》和卷五的《诣建平王上书》，而《草木颂》、《云山赞》、《杂三言》及骚体皆作为文收入卷十。其后附《校补》，包括冯己苍手校、叶石君过录的元钞本<sup>①</sup>异文、元钞本有而翻宋本无的缺辞三首及有关序跋。

《校补》前有无锡孙毓修的题记，云：

乌程蒋氏密韵楼藏明翻宋书棚本《江文通集》中有《校补》，盖冯己苍依元人钞本手校而叶石君过录者也。明刻亦源于宋，岂明人校刻不免篡改，致失其真欤？今札录校语附于卷后，江集当以此为致佳之本矣。

所补缺辞为《牲出入歌辞》、《荐豆呈毛血歌辞》、《奏宣列之乐歌辞》。其后有元至正四年（1344）赵箕翁跋，介绍了元钞本的来历。后附装别本文通《铜剑传》一卷<sup>②</sup>。

除了翻宋本，江集在明代的流传主要得力于一些丛书的编纂，初步考查，江集曾被收入以下丛书：《六朝诗集》、《汉魏六朝诸名家集》、《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汉魏六朝诸家文集》<sup>③</sup>、《七十二家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其中，薛应旂的《六朝诗集》为专门丛书，只收诗和赋，试详述之。

据书目著录，元代仅有钞本传世，为校讎江淹文集提供了一些颇有佳字的异文，系元蕲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赵翁领国子学时自崇文馆抄得。至于元钞本与宋本的关系，诸家书目均未著录。而中华书局排印本之胡注本《出版说明》说叶石君过录冯己苍手校的元钞本，“北京图书馆藏王国维过录本，较《四部丛刊》本附录稍详”。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见对此本的著录，则其详情暂不可知。从《宋史·艺文志》开始就将《铜剑传》单独著录，此后又有明《近古堂书目》（撰人不详）以及《四库提要》等。其中，《宋史·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史类，而《四库提要》列之入谱录类存目。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这几部丛书都收入《江文通集》十卷。其中《汉魏六朝诸名家集》总卷数是一百二十四卷附一种八卷，所收名家，自董仲舒到潘岳，系万历十一年（1583）翁少麓刻本。《汉魏六朝诸家文集》总卷数为一百二十九卷，所收文集自董仲舒至庾信，与明刻本《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起止同，但后者是一百二十三卷。按：《四库提要》总集类存目有题名《汉魏名家》的提要，说“无卷数，通行本，明汪士贤编，自汉董仲舒迄周庾信凡二十三家”，则汪所编集实际收录几家，与百二十九卷本《汉魏六朝诸家文集》是何关系皆尚待探究。

## 二、薛应旂六朝诗集本

明嘉靖癸卯（1543年）薛应旂《六朝名家集》汇刻六朝人诗，凡二十四家，共五十五卷。今南京图书馆藏原丁丙善本书室所藏此集，已是残卷，仅十六种。其中《江文通集》四卷，版式：半叶十行十八字，与翻宋本前四卷分卷、内容全同，似从宋本出者。而前人甚至怀疑整部书本来所据就是宋刊本，在明嘉靖时覆刊的，如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八《明本六朝诗集跋》中说：“此集汇刻六朝人诗，凡二十四家。前有嘉靖癸卯薛应旂序，只泛论诗之大旨，而不言为何人所编，所据为何本也。其行格与书棚本同，雕镌雅饬，尚存古式。”末段云：“前跋方属稿，适东方馆中送阅此集全帙，其前录有咸淳庚午谢枋得叙一首，言录帝王八家以象八节，益以阮籍等十六人以象二十四节云。方知此集实宋末坊本，嘉靖时从而覆刊耳。”按：南京图书馆藏此集前有丁丙跋，但逸去薛序，笔者从《明文海》见之，录之如下：

### 六朝诗集序

今天下论诗者谓不关理，论理者多病诗，一及六朝，不遑究观而袭闻传听已，概拟其侈靡矣。呜呼！诗本性情，衰正污隆，理无不在，不有独见，率同耳食，未可与论诗，可与论理也欤哉？故曰：“商赐始可与言诗也。”或谓：“六朝诗恶得与《三百篇》比？”不知先民所询，圣人所铎，狂夫采薪，咸为陈列，故仲尼归卫而正，季札聘鲁而观，盖未尝遗乎列国之风也。齐梁间人士独非闾巷歌谣，弃妻息妇类耶？昔王通氏，圣之修者也，其所续诗，今不概见，然观其称士衡之文，以及灵运之傲，休文之冶，鲍照、江淹之急以怨，吴筠、孔珪之怪以怒，谢庄、王融之纤碎，徐陵、庾信之夸诞，孝绰兄弟之淫，湘东诸王之繁，谢朓之捷，江总之虚，颜延之、王俭、任昉之约以则，是其所续者，大都皆夫人之诗耳。四名五志，意义所系，岂微乎哉？然则斯集也，不特汉魏之余波，初唐之滥觞也。矧夫诸侯不贡诗，行人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而列代之风泯焉久矣，论诗以征化者，于其可勿之观耶？

如果说薛应旂本实为覆刊的宋本，那么，真正意义上明人整理的江集，就目力所及，就要从汪刻本说起。

## 三、汪士贤本

明新安汪士贤校刊《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江文通集》十卷，版式情况为：半页九行二十字，

白口，四周单栏。今南京图书馆藏此集，前有鹿城王元懋丙寅年序，序文但申言对江文之爱好，寄于梦寐，未及成书始末。关于此书成书年代，《藏园订补吕亨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作：“《江文通文集》十卷，明万历间汪士贤刊《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本”，此条系傅增湘增补。其他书目未见有关年代的著录（南京图书馆藏此书有“八千卷藏书记”和“四库著录”印，但二书目也未著录年代）。俞绍初、张亚新先生《江文通集校注》在前言中说是天启六年（1626）。天启六年是丙寅，或许二先生就是从王元懋序所署干支推测的。然而，如果汪本初刻于1626年，则胡之驥在万历（1573-1620）年间又何从得到，并以之作为参校本呢？或当在万历前的一个丙寅年，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

关于汪士贤其人，材料殊不易寻。《四库提要》总集类存目有《汉魏名家》的提要，但云：“明汪士贤编，士贤，徽州人。”而潘承弼、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卷六，《山居杂志》二十一种之《南方草木状》的书影，配文字有：“汪士贤，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文辉子，铅山县丞”的介绍。因检南京图书馆藏《徽州府志》、《婺源县志》、《歙县志》，均未提及汪士贤名，所见两种《徽州府志》（康熙三十八年修及道光七年修本），于《人物志》虽然皆为汪文辉立传，却未言及其子息情况。再检《同治》《铅山县志》，其卷二《职官志》列明代县丞，有汪士贤名，又未注任职年代。《明史》卷二百一十五《汪文辉传》亦未及其子息情况，其中记载其仕宦情况说：“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工部主事。隆庆四年改御史”“神宗嗣位，……召为尚宝卿，寻告归。久之，有诏召用，未赴卒。”从汪文辉的年代来推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汪士贤刻江集也是可能的。另，查《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有《汪氏族原》二卷，首一卷，注曰：“[歙县]明汪士贤纂修”，又有《汪氏统家谱纂要》四卷，注明：“[徽州]明汪士贤纂修，明万历八年（1580年）抄本”。此人应该即是校刊《江文通集》的汪士贤。此外，查《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录》等书，均未找到与汪士贤及作序的王元懋有关的内容。

检其卷次、目录与《四部丛刊》影翻宋本合，错漏处亦多有合者，包括目录部分亦失载《灵丘竹赋》及《诣建平王上书》，亦与《四部丛刊》本相同。但总体来看，此本不及“丛刊本”精审。卷十《齐太祖高皇帝诔》一文，自“汉求金岫，吴宝铜润，宁若睿德，让”以下缺页，接“川祗效镜”。《杂体诗》之《谢法曹赠别》中，“零泪尤在袂”夹行小注：“音决”，而“丛刊本”注：“入声”；“点翰咏新赏”的下句为“开帙莹若疑”，似不通，而“丛刊本”作“开帙莹所疑”。

按：南京图书馆藏此集当经清人朱批过，其文中涉清讳如历、弘、烨、祯、恬、玄等皆以朱笔圈之。鉴于其避讳至光绪帝载湉的偏讳“恬”，当是晚清人氏所为。且批注者对书中明显的缺误也作了标识，如：卷十《自序》第二段之“为南徐州王新安从事奉朝请，安之薨也，建平王闻风而悦”一段文字的倒错，“南徐州王新安”当作“南徐州新安王”，以朱笔乙之；“安”前漏“始”字，亦作了标记，但未补字。批注者所据底本可能是翻宋本，因为集中多处与丛刊本相同的缺漏未改，如：《杂三言五首》之《构象台》中，他本为“苔藓生兮绕石户，……耽禅情与云径，守息心于端石”，此本缺“绕”字和“耽”字；《镜论语》中，他本作“惟山中兮寂寞，沉忧思兮无从”，此本缺“沉”字；《刘仆射东山集学骚》中，他本作“檀栾循石”，此本缺“石”字；《山中楚辞》第四首中，他本作“舟容与兮水路”，此本缺“容与”二字，等等。皆留空白，无注，与丛刊本同。

又：《四库提要》卷四十三《江文通集》说汪本缺《知己赋》，与所见本异，疑此本是后人补配而成。因此书中夹有一字条，云：“汪士贤《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待并配再编”。书前有“八千卷楼藏书记”和“四库著录”朱文印。则配补者与批注者，或许就是八千卷楼的主人丁丙。

虽然此本较之丛刊本不够精审，但对江集在明季的传播毕竟作出了贡献，现存最早的汇注《江文通集》（即胡注本）就是以宣城梅刻本为底本，以此本为参校本的。下面再来看看梅刻本的情况。

#### 四、宣城梅刻本

明万历中，宣城梅鼎祚玄白堂刊本江淹文集，题名《江光禄集》，正编十卷，集遗一卷。版式情况：半页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栏，版心有“玄白堂”三字，亦是自宋本出者。是本在宋本基础上又增补了几篇，作为补遗，另立一卷，不属入原宋本的十卷之内。这几篇文字即：《遂古篇》、《咏美人春游》、《征怨》。

潘承弼、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卷六收有其首页书影，并配文曰：

《江光禄集》，十卷，集遗一卷，二册。梁考城江淹文通撰。明万历中宣城梅鼎祚玄白堂刊本，白棉纸印。匡高一八.四公分，宽一三.五公分。

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十二《南宋书棚本江文通集跋》云：

余又有梅鼎祚刊本，名《江光禄集》，亦分

十卷，编次前后、缺文、墨钉皆与此本同。增《遂古篇》、《咏美人春游》、《征怨》三首为补遗，不属入十卷之内，亦善本也。

按：如陆氏所言，梅刻编次与宋书棚本同，则梅刻亦当为十卷，经查上海图书馆藏此集确为十卷，另有补遗一卷。而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藏园订补吕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与此异。傅氏《藏园订补吕亭知见传本书目》描述版本情况与潘顾所印书影同，但卷数却为八卷，恐有误。且傅氏无此书，乃从“述古堂”见之，两本书目均标明了这一点。查《述古堂书目》，所著录之江淹的集子只有一种，题为《江文通集》，“八卷，二本”。钱曾的另一藏书志《读书敏求记》，也著录了八卷本江淹集，标明“入《述古目》”，其版本却标作元抄本，其中详情目前只能阙疑。

以上四种版本均无注释，现存最早的汇注《江文通集》是通常被称为“胡注本”的胡之驥注《梁江文通集》。

## 五、胡注本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胡之驥注《梁江文通集》，十卷。是本系胡之驥<sup>①</sup>以梅鼎祚刊本为基础，校以汪士贤刻本，而加注释的。同时还参考了《文选》、《初学记》等类书及有关史书，可能也参考了《艺文类聚》。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著录，福建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四处均收藏此种版本。前三处所藏为同一版本，末一种为丁丙题跋本。另，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了经李长路、赵威二同志点校的胡注本之排印本。笔者于南京图书馆见原丁丙藏明刊本，版式为：半页九行十九字，单栏单鱼尾，白口，版心刻卷数、页数。封面背后有手书郑簠、黄彭年题识，附丁丙跋，有“八千卷楼藏书印”和“嘉惠堂藏书”印。

本书首列赋，继以诗，与宋本同，文章部分拟《文选》分类，大体依先后为序。卷一、二为赋，卷三、四为诗，卷五为骚、杂篇、颂赞，卷六、七为符、教、檄文、章表，卷八为启、诏，卷九为书、笺、奏记，卷十为谏、状、志、祭咒文、传、序，附录《南史》本传。本书自《玉台新咏》录诗三首，即：《征怨》、《咏美人春游》、《西洲曲》，自《齐书》录古乐府《凤凰衔书伎歌辞》等三首作为“拾遗”收入卷四。自梅刻“拾补”部分收《遂古篇》入卷五。宋本目录所遗《灵丘竹赋》、《诣建平王上书》俱补之。此本前有胡之驥自序和《凡例》，介绍了成

书缘由和经过。其《凡例》首云：

驥家五世藏书，小时酷爱《江文通集》。因倭乱兵火之后，家世凋零，缙帙散逸，流寓于楚蕲。尝与蕲友人朱康侯谈及是集，则指动心悸。久之，康侯自燕市得宣城梅刻。居数月，康侯购书吴中，复为致余新安汪刻。然二家之讹相同。余恐以讹传讹，去道愈远。今以管见，妄为定正汇注之。

同时还对全书的体例作了说明，尤其是交代了其参考的文献。如：

三、新旧刻字义，无害于文理，今有改正，易以它字者，其诗赋，或从《文选》、《艺文集》、《初学记》诸类书所载；奏记，或从宋齐梁史本纪列传所载，如《丽色赋》并《尚书符》是也。

四、新旧刻讹字俱同，其诗赋奏记，书史所未载，今另改正者，其字义文理，俱从书史引正明白，注释于下，如《灵丘竹赋》并《慰劳雍州文》是也。

五、诗赋原以编类，奏记诸体，内多代草，大都混淆驳杂，以先后纪之，予因更订，拟《文选》分类，亦以先后纪之，惟诏书俱代齐太祖所草者。太祖先臣刘宋，而后禅位，淹末事太祖，故奏记在前，而诏在后也。

文中提到的《艺文集》，可能是《艺文类聚》的别称，因其举例说“从类书所载”者有《丽色赋》。今检《艺文类聚》有之，但《四库提要》卷二十六子部《艺文类聚》提要及中华书局影印本《艺文类聚》序均未言及有此别称，存疑。

第六至八条交代了文字的增补情况。

按：南京图书馆所藏此集，与中华书局排印本（当另有底本）相较，缺张文光序，且《凡例》部分也有缺页，自第五条“予因更订，拟《文选》分类”以下缺，径接第十二条后半：“制者。余三卷俱代草者。今分列明白，不致混杂。”丁丙未察，以为是完整的五条，于题跋（《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三收）中著录说此书：“前有伯良胡之驥汇注序及《凡例》五则”。目录前附录的《南史》本传，省去了《诣建平王上书》全文。而中华书局本将本传附录于书末，保留了《诣建平王上书》。胡之驥在校讎时，凡正讹所改者随文圈注，并于每卷末“音释”部分注明原书底字。中华书局校点排印本删除了圈点，但在校记中采用了“音释”中部分材料。

又：本书于卷一书名后题“宋吴郡胡之驥伯良汇注”，于前载胡之驥自序，末署时间曰：“庆历戊戌谷日书于慈竹轩中”，按：“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1041-1048），其所系年中无戊戌年，且中

关于胡之驥的身世等情况，参拙文《江文通集汇注 注者胡之驥考》，《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

华书局校点排印本录胡序时间为“万历戊戌”，则此本当非胡注本原貌。盖于厂肆中为书贾窜改，以充宋本耳。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标明此为明刊本。另此本卷首有黄彭年抄录之郑氏题识云：“三十年来觅文通集善本不可得，此本足可宝贵，七卷十四、五叶缺，俟得与此本一律者钞补可耳。”（今检此本，第七卷之第十三页《萧拜太尉扬州牧表》：“久测内涯，故仆不饰迎，辞非谦距”中的“故仆不饰迎，辞”数字有破损，第十四页《萧太傅谢追赠父祖表》中“如创之痛，晷日不追”之前五字和“禄盈于私，何尝不静歆其结”之“于私，何尝不”数字有破损）。黄介绍得书经过云：“庚戌人日得此于厂肆，郑君记在卷端，已磨灭，仅可辩识，重装去之，补录于此。”均未提及书贾窜改，以明本充宋刻事，未知何故。

胡之驥在比勘异文上作了很大努力，其“音释”部分即是明证，可惜其校讎时未注改字依据，书本身又有新的刻误，中华书局的校点整理本较为精审。胡注本依据《文选》而分类，清晰简要，大大方便了读者；且收集《文选》诸家对江淹的作品所作的注，还为未经前人注过的篇章加了注解；对成语典故等作训释常能追溯本源，举出旁证；并引证史书，对一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加以介绍，对研读江作颇有参考价值，在为江淹全集作注方面有筌路蓝缕之功。

在第一个系统中，胡注本比较特殊。该本对文的内部依《文选》作了小的分类，相比较梅刻本、汪士贤本来言，改动较大，但其诗文的大类以及诗内部篇目的排序上与翻宋本完全一致，所以仍归入第一个系统。而且从冯惟讷《古诗纪》至张燮《七十二家集》，再至张溥《百三家集》，承传关系明显，可独立为一个系统，而胡注本与之无明显联系，不适合归入第二个系统。

第二个系统主要有《诗纪》本、《七十二家集》本、《百三家集》本、梁宾刻本和江昉刻本，以下大致按时间顺序作些考述。

## 六、《古诗纪》本

《古诗纪》，亦称《诗纪》、《汉魏六朝诗纪》，明冯惟讷（1513—1572，生平参《明史·冯琦传》）编。该书是对汉魏六朝诗歌的第一次系统的整理，采摭繁富，编排得宜，具有开创之功，收入《四库全书》。江淹文集的整理本系统正是由此本发展而来。

本人在南京图书馆见此书的胶卷，其中梁诗部分收入江淹诗二卷，依次是乐府、诗。另外，在“齐诗”部分收入《凤凰衔书伎歌辞》等庙堂之作。在江淹诗首卷作者名后，引用了“南史本传”，又引钟嵘《诗品》评语：“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和陈

绎曾《诗谱》的评语：“故君子贵自立，不可随流俗也。”但未一一注明具体出处。

《古诗纪》完全打乱了宋本江淹文集的顺序，大致按内容重新归类 and 编排：先是与始安王等王室成员有关的，次为登临纪游、亲友酬赠，最后是杂拟与伤悼之作。可能冯氏认为骚、颂等皆非诗体，故骚体的《应谢主簿骚体》、《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山中楚辞》五首和《草木颂》十五首、《杂三言》五首均未收入。

《古诗纪》本在宋本基础上，还参考了一些总集、类书，这一点可从其诗题小注中见之。如《古意报袁功曹》注：“《乐府》作《临秋怨别》。”《卧疾怨别刘长史》注：《艺文》作“临秋怨别”。按：《乐府》当为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的简称，经查《乐府诗集》卷三十二《相和歌辞七》收有江淹《从军行》二首，其二内容与《古意报袁功曹》一致，其一则系《杂体诗三十首》之《李都尉从军》。《艺文》为《艺文类聚》之简称，《艺文类聚》卷二九引《卧疾怨别刘长史》文，题作“临秋怨别”。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九著录《古诗纪》云：

《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附《诗纪匡谬》一卷，北海冯惟讷汇集，鄞郡吴珀校订。惟讷，字汝言，临朐人，嘉靖戊戌进士；官布政使加光禄寺卿。惟讷竭生平之精力为此书……书成，甄敬刻之陕西行台，不能精审。万历中，吴珀与乡人谢陞、江都陆弼、吴郡俞策校而复刻于金陵。

嘉靖戊午张四维原序曰：“始事于甲辰之冬，集成于丁巳之夏，凡十四稔”。嘉靖戊午（1558年）陕西御史甄敬为之刊刻的是《古诗纪》的最早刊本。张燮（1574—1640）《七十二家集》“纪年自辛酉（1621）至辛未（1631），在天启、崇祯间”（傅增湘《双鉴楼藏书续记》），虽未明言自《诗纪》而来，但张燮于编著前或编著中，读到《古诗纪》还是可能的。正如《四库提要》所云：《古诗纪》“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者，不能外是书而别求。”再从江淹文集中诗的编排看，《七十二家集》本与《古诗纪》本完全一致，亦可证明二者的承传关系。

## 七、七十二家集本

明万历天启间，福建张燮编辑唐以前别集七十二家，其中江淹文集十四卷，题名《江醴陵集》，版式为：半页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栏，题“明闽漳张燮绍和纂”。今唯北京图书馆藏。此本在汪士贤本后，有意纠其谬。原书《凡例》第一条云：“先

代鸿编，岁久凋耗，一家之言，传播者寡，近所刻《汉魏文集》各具一裔，然挂漏特甚，即耳目数习惯者尚多见遗，因为采取而补之。”此书体例首赋次诗次文，后附本传。此书在编纂过程中可能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辑录了一些文字。<sup>①</sup>其《凡例》第四条云：

宪制无多，碎金仍琐，每翻《艺文》、《御览》诸书，割截太过，不无遗憾，然苟非割截之遗，则并此零星亦归乌有矣。吉光片羽，足占五德，死马之骨，台上亟收。或同此题目而他书所载一二语为彼书所无，则寻其脉络所通为之增入。上下不接则题一“又”字，另附于后，若稗乘山经，间偶披剔而得全文，则何啻苍渊虬子乎？家乏班嗣之赐，手疏麟士之抄，历载所收，靳靳若尔，凡厥同志，行当佐我不逮也。

此书对江淹作品的分类较细，先赋次诗，再继之以文。其赋的顺序既不同于丛刊本，也不同于梁本。观其赋题，似大体按内容归类：卷一偏重抒情，卷二略杂，既有妇女题材，又有谈道（如《丹砂可学赋》），卷三则为咏物。对于诗的排序，与《古诗纪》同，可见承传关系。

关于《七十二家集》成书过程，傅增湘《双鉴楼藏书续记》有如下著录：

各集多自为序，其纪年自辛酉至辛未，在天启、崇祯间，采辑之役已逾十载，造端宏大，成此巨编，可谓勤矣。

按：傅著录的《七十二家集》目录中，有张燮自为之序者，集名后皆注明时间，如：“宋大夫集三卷 甲子序”，而江淹文集名后未注作序情况，故具体编定时间不详。

傅增湘在《双鉴楼藏书续记》中对此版本评价很高，以为其精审远超张溥本。然而，《七十二家集》本反不如张溥本流行。傅增湘对此也作了分析，认为张溥本乃因其人领袖复社而得以广为传播耳。原文如下：

其后，张天如又因此书增益为百三家。然则继往开来，绍和之功，岂不伟哉！暇时，余取二书并观之，天如所辑虽颇为闳富，而精审乃远不如绍和。此编各家卷数有依旧本者，有

就所葺重行叙次者。天如则少者一卷，多者二三卷，尽改旧观一也。又此编《附录》后有遗事、集评、纠谬三门，详其人之身世、出处、文字源流，可供后人考订之资。天如则悉予刊落，使阅者茫无依据二也。然自天如之本盛行，而绍和所辑乃无人称道之，收藏家至有不能举其名者。意其僻处海滨，声闻阒寂，缙版虽行，传播未广，不若天如之领袖文坛、广通声气，其著述可不胫而走也。

## 八、《百三家集》本

明末复社领袖张溥编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以张燮《七十二家集》为基础，参考了冯惟讷辑《古诗纪》和梅鼎祚辑《文纪》，可能还采集了类书和金石中的文字。该集共一百一十八卷。其中江淹的文集二卷，题名为：《江醴陵集》。

这部书屡经刊刻，流传较广。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著录现存善本有明崇祯年间娄东张氏刻本，包括佚名清何焯批校本（藏浙江图书馆）、清何绍基评点本（藏武汉大学图书馆）等。南京图书馆还藏有几种明以后的本子，列举如下：

- 1、清光绪五年（1879）彭懋谦信述堂刻本。
- 2、清光绪十八年（1892）善化章经济堂刻本。
- 3、民国六年（1917）扫叶山房石印本。
- 4、民国十三年（1924）湖南古书流通处刻本。

这几个本子中，第一种较精审，将张氏原刻本中一些明显的讹误校对过来了，如：卷二正文中，《悼室人十首》的“室”字，原本误刻为“空”；《杂体诗三十首》之《袁太尉淑从驾》中的“袁”字，原本误作“哀”等等，皆已改正。且全书前有彭懋谦的序文，对张溥编辑此集作出了较公允的评价。今天较通行的是1990年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此影印的本子。张溥原本有句读及圈点，后来的本子只保留了正文中的圈点，各篇题目上的圈点概从删去。

此书大类的划分与应用文的排序完全继承了《七十二家集》本，但分卷有所不同：首卷为赋、诏、教、表、章、符，次卷为奏记、笺、启、书、论、颂、赞、传、铭、骚、乐府和诗。代建平、始安、萧作的章表等文，其标题较之丛刊本，于前增一“为”字，如《为建平王拜右位将军荆州刺史表》。其中丛刊本的《为萧拜太尉扬州牧表》一文，张溥题作《为萧拜太尉扬州牧章》收入章的部分。较之丛刊本，增补了《伤爱子赋》并序、《井赋》、《铜剑赞》并序、《遂古篇》以及《牲出入歌辞》等三首古乐府、《凤凰衔书伎歌辞》等三首宗庙歌辞和《咏美人春游》、《征怨》两首诗。

① 参看拙文《井赋 残文归属辨》，《古典文献研究》（总第5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当时因北图《七十二家集》本尚在整理中，未能寓目，遂妄断为《百三家集》所错收，今当纠谬。《井赋》一文在《七十二家集》中已经收录。

按：《四库提要》卷四十三《江文通集》提及此本时说：“张本缺《为萧让太傅扬州牧表》一篇”，今检南京图书馆藏崇祯年间张氏刻本，其卷一有此文。则《四库提要》著录恐有误。又，南京图书馆藏此本，正文部分有缺漏，“骚”的部分皆遗失，则此一部分张溥本原貌暂不可知。查清光绪五年（1879）彭懋谦信述堂刻本，此部分较之丛刊本，篇目上，丛刊本之《杂三言》此本作“杂词”，排序无变化。

关于《百三家集》的成书，《四库提要》写道：

自冯惟讷辑《诗纪》汉魏六朝之诗汇于一编，自梅鼎祚辑《文纪》而汉魏六朝之文汇于一编，自张燮《七十二家》而汉魏六朝之遗集汇于一编。溥以张氏书为根底，而取冯氏、梅氏书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卷。

可见，张溥编辑此集受到了冯、梅二人的影响。同时，可能还采集了类书和金石中的文字。彭懋谦在序文中，记述此书资料的来源曰：“明张天如编《百三家集》，汉魏及六朝作者，掇拾殆遍。其采之类书，得之近世，零章断句，备录于篇，尤见好古诚挚……”

正如《四库提要》卷三十八《百三家集》提要所言，此书“不免务得贪多，失于限断”，其所辑补的文字中，难免有错收者，江集亦然<sup>①</sup>。且增补文字不标出处，亦不便核查。但，《百三家集》的功绩仍应予以肯定。首先是在广搜博取、以求完备方面，确有贡献；其次，包括江集在内的诸名家文集皆因编入《百三家集》而得以广泛流传；同时，张溥在集前的题记，对后人认识江淹的文学成就也不无启发。

## 九、梁宾刻本

乾隆二十四年（1759）考城梁宾刻《江文通集》四卷，主要是以汪士贤本和张溥本为基础，又参考了汤斌抄本编辑而成。苦心搜罗，欲求完备，订其讹谬，谨为校对，序其次第，补其缺漏，遂成江淹集中一较好的本子。后为《四库全书》收录。版式为：半页十行十九字。

今南京图书馆藏此集，一卷一册，书脊下端以“兴、观、群、怨”依次标注，首册有总目，排列各卷所收文类，每册前有分目录，排列具体篇名。扉页分三栏，正中一栏题：“江文通集”，右栏下方有“考城安愚堂藏版”七字，左栏上方有“乾隆己

卯新镌”六字并朱文印，似为：“梦笔生花，考城文献”。是集除第二册外各册皆四周单栏，单鱼尾，粗黑口，版心刻书名、卷数和页数。第二册只有上下栏，疑从他本配补者。每卷正文首页第一行刻：“江文通集卷之某”，次行刻：“昆山徐传星白榆阅”，第三、四行下依次刻“邑后学梁宾嘉客，邑后学金允高敬庵参辑”。有徐传星、梁宾、金允高分别作的序及梁宾之子梁曰源作的跋。

关于成书经过，梁宾在序文中介绍道：

康熙辛丑，予游京师，长安人多以江集为问，闻新安汪公士贤有雕本，归来于绘川杨确山学诚架上得之，命子曰源抄誉，卷数虽符《自序》，文之遗漏者尚多。丙辰予馆睢州蒋郎中泰家，得娄东张西铭溥《百三名家集》。又五年，改馆汤涤斋之暄处，得文正公抄本少许，合三书互参考订，质之原目，始无遗珠之叹。

按：梁宾，字嘉客，号学愚子，考城大樊集人，清雍正甲寅（1734年）开博学鸿词科，郡守欲推荐之，以母老辞。晚年先后于睢州汤之暄和蒋泰家开馆，有《学愚斋文集》传世<sup>②</sup>。汤涤斋，名之暄，清初理学家汤斌之孙<sup>③</sup>。汤斌，顺治壬辰（1652年）进士改庶吉士，清乾隆七年（1742年）特旨予谥“文正”，世称“汤文正公”。所谓“文正公抄本”盖汤斌所抄，后传于其孙之暄也，具体抄写年代不祥。中华书局校点排印本《江文通集汇注》，在《出版说明》中将此抄本称为“汤家斌抄本”，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标注录梁宾本时，称此抄本作“张斌家旧抄本”，皆误。

此本较之丛刊本，缺《应刘豫章别》，自张溥本增《伤爱子赋》并序、《井赋》、《铜剑赞》并序、《遂古篇》以及《牲出入歌辞》等三首古乐府、《凤凰衔书伎歌辞》等三首宗庙歌辞和《咏美人春游》、《征怨》两首诗。文章编排与丛刊本和张溥本皆不同。首卷赋，次卷诏、教、表、章，第三卷奏记、笺、启等其他应用文和颂赞，末卷为骚、乐府和诗。

梁宾在对勘诸本异同之外，可能还加以圈点和注释，但当付梓时，复为删去，关于这一点，金允高的序文说道，梁宾合诸本参校，“为之订其讹谬，序其次第，释其奇字，叶其韵语，段落节奏，勾画圈点”。数年后得以刊刻时，“学愚子复念古人传书，精妙领会各存其人，恐一己之见，未克合符作

《考城县志》（民国十三年修）卷十三《儒林列传》之《梁宾传》。

《续修睢州志》（光绪十八年修）卷七《人物志》之《隐逸列传》：“汤之暄，樨平仲子”，卷六《人物志》之《正学列传》：“汤准，字樨平，文正公第四子。”

参见前面对于《七十二家集》的考订及拙文《井赋 残文归属辨》，《古典文献研究》（总第5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者之意，将前之音韵勾画，概从汰去，只存庐山真面目”。

## 十、江昉刻本

清代还有一个江淹文集的版本，参考了两个系统的本子，即乾隆二十(1755)年歙县籍书画家江昉(1727—1793)的刊本，题名《醴陵集》，十卷，是在汪刻本、梅刻本、张溥刻本和胡注本基础上校刻而成的，笔者于南京图书馆见到两种刊本。

其一为群雅堂本，分五册，版式为：半页九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行，单鱼尾，版心刻有书名、卷数和页码。扉页分三栏，中间栏刻书名《醴陵集》，右栏下部刻有：“群雅堂”字样，卷首为《自序》和自《南史》节录的本传，与胡注本一样，省略了《诣建平王上书》。卷首第一行为书名和卷数，次行标：“橙里世裔昉硯农校刊”。

按：橙里，在当时徽州府歙县江村，以姓名其地（参《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中所载清乾隆三十二年（1762）江瑞霓等修《歙北江村济阳江氏续修合谱》提要）。

关于此集的编纂，江昉在跋中作了交代：

公集近所传本仅有新安汪氏、宛陵梅氏与吴门胡辑注，洎娄东张汇录，顾皆散失堙落，觅购非易。吾歙江氏，来自济阳，虽云仍绵邈，枝叶繁衍而别无并枝悉根洪干，则是先集之传流接布，实后来者之责也。爰搜家藏诸本，共小阮云溪细加讎校，订其简讹，正其脱谬，复从张本增文与乐府，可称完美。

该本从张溥本增入了《井赋》、《铜剑赞》、《无为论》并序和古乐府三首，从胡注本增入了《遂古篇》并注（按：江昉本在正文页标题下注云：“从宣城本并注增入”，不确）。卷次、目录则完全按照“胡注本”的编排。此外，应该还参考了类书。其卷四有“拾遗”一栏，栏名下小注：“载徐陵《玉台新咏》”，收《咏美人春游》、《征怨》和《西

洲曲》，于《西洲曲》后小注：“又见《梁武帝集》中”。

另一刻本，是嘉庆庚申（1800年）印行的，两册，版式为：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单栏，单鱼尾，版心刻有书名、卷数和页码。扉页分三栏，中间栏刻书名《醴陵集》，右栏下部刻有：“二分明月楼藏版”字样，左栏上角有阴文图章，似为：“仲容梦历”。卷首二行标：“橙里世裔昉硯农校刊，裔孙炎云溪同校”，可见此书是江昉与其侄江炎（云溪）共同出力的结果。卷末有江昉的跋，其他与前本同，唯在上引江昉的跋后有其孙江元卿的题识，原文如下：

右《醴陵集》十卷，为余祖硯农先生哀辑以梓行者。先生博学嗜古，于书无所不窥，尝溯世系，源出济阳，谓为人后嗣，当表章先业，流播人间，故有是刻。因见余自束发受书即不惮搜采，以求观古作者之林，遂以是版畀于余，余受而藏之，间一翻阅，既幸揽其全，亦以见先生网罗讎校之苦心为不可没也。嘉庆庚申秋月元卿士相识。

可见江昉本书成后不止一次印行过，乃有所见的另一刻本。

江昉本参考了两个系统的本子，有集大成的意义，对异文多能择善而从，如：《大赦诏》中的一段：“今履端告始，群后执贤。治洽乐郊，华夷同泰。虽歌惭击石，采愧卿云”。“群后执贤”丛刊本作“郡后执贤”、“治洽乐郊”丛刊本作“治洽乐交”、“歌惭击石”丛刊本和梁本都作“和惭击石”，“采愧卿云”胡注本作“采愧乡云”，似皆不如江昉本文理通顺。然研究江淹者却多未提及是本，殊为遗憾。

附录（见下页）

表一：江淹文集流传示意图

表二：所见版本篇目异同表

## Origin of Jiangyan's Works Version

ZHENG Hong-n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10097, China)

**Abstract:** From Song Dynasty, the version of Jiangyan's Work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Therefore,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classify the various versions as well as make some exploration into the bibliographies and documents. In this article, the versions of Jiangyan's Works are classified into two series according to their resources and arrangements. Which are Song edition and the arranged addition series. And each series, according to the time order, gives explanation to the resources of the versions, the copied and printed time, the add or deletion of articles in i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ersions. It also makes comparison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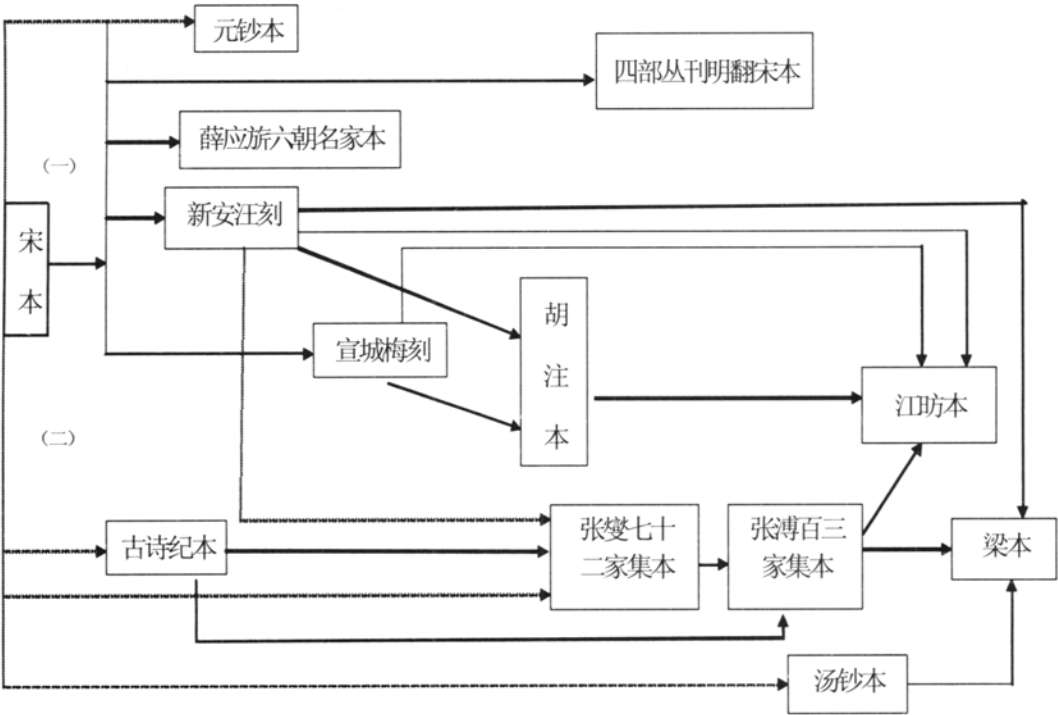
**Key words:** Jiangyan; Works; the resources of the versions

（责任编辑：闫丽）



附表一：江淹文集流传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直接承传关系，虚线→表示影响关系。



附表二：所见版本篇目异同表

篇目 有 无	版本	牲出入歌辞	荐豆呈毛血歌辞	奏宣列之乐歌辞	征怨	咏美人春游	应刘豫章别	铜剑赞	遂古篇	凤凰衔书伎歌辞	祀先农迎神歌辞	饔神歌辞	西洲曲	伤爱子赋	井赋	无为论
		×	×	×	×	×	○	×	×	×	×	×	×	×	×	×
翻宋本		×	×	×	×	×	○	×	×	×	×	×	×	×	×	×
元钞本		○	○	○												
薛应旂本		×	×	×	×	×	○	×	×	×	×	×	×	×	×	×
汪士贤本		×	×	×	×	×	○	×	×	×	×	×	×	×	×	×
梅刻本		×	×	×	○	○	○	×	○	×	×	×	×	×	×	×
胡注本		×	×	×	○	○	○	×	○	○	○	○	○	×	×	×
古诗纪本		○	○	○	×	×	○	×	×	○	○	○	×	×	×	×
七十二家集本		○	○	○	○	○	○	○	○	○	○	○	×	○	○	○
百三家集本		○	○	○	○	○	○	○	○	○	○	○	×	○	○	○
梁本		○	○	○	○	○	×	○	○	○	○	○	×	○	○	○
江昉本		○	○	○	○	○	○	○	○	○	○	○	○	○	○	○

注：1、篇名依张溥《百三家集本》。

2、以○以示有此篇，以×示无此篇。

3、元抄本因未见其书，其较之宋本增入的篇目依有关序跋标出，其余暂留白未填。